

詩
毛
氏
傳
疏

詩毛氏傳疏卷十

長洲陳奐學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

毛詩國風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疏

漢書地理志大

唐國案大原晉陽故大夏地本為堯舊都堯初稱亦曰唐侯後即天子位遷都平陽因遷高辛氏之子實沈於此世歷夏商至周祿父之叛劉累之子孫與四國共亂成王滅之以封弟叔虞是為唐侯叔虞子燹父改為晉侯鄭譜云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案晉陽今屬山西大原府平陽屬平陽府詩地理徵云成侯徙都當穆王其王之世周道始衰徐戎侵洛翟人侵畢畿輔近地猶有戎狄之轍況大原乎成侯之徙有由然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

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漢思

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疏史記晉世家唐叔至

年周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

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

侯卒釐侯與僖同僖公即釐侯是僖公在共和宣王世矣

晉陽平陽皆堯舊都故詩雖作於南徙曲沃之後本堯

之遺風仍其舊號謂之唐呂覽當賞篇晉文公曰若賞

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為首矣是後世亦有謂晉為唐

者正義云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

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案此序之所本也今襄二十九

年左傳作遺民誤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傳蟋蟀甚也

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傳已甚康

樂職主也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傳荒大也瞿瞿然顧禮

義也

疏

蟋俗悉字說文作悉蟬率帥古聲同蟋蟀雅釋蟲文郭注云今促織也亦名青蛩考工記

注作精列方言蜻蛚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蜉郭注云卽趨織也梁國呼蜉正義引義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

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蜉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

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嫵婦驚是也七月篇

說蟋蟀九月在戶堂戶地相連近故知在堂亦爲九月

毛揆下句歲聿其莫爲訓聿者遂之詞爲全詩聿字通

訓也聿與曰通其義皆可訓遂遂亦詞也文選江賦注

引薛君章句聿詞也又張協沈約陸機詩任昉序袁宏

序贊注引詩蟋蟀在堂歲聿其暮章句云暮晚也言君

之年歲已晚也莫暮古今字韓解歲聿其暮句緣下文

爲訓○標有梅傳今急詞也我我僖公也不樂言不自

虞樂也除與舍聲義相近泉水之寫牆有笑之襄楚笑

之抽傳皆訓爲除除皆去也無字與母通領下句連讀

已爲已止已然之已又爲已甚之已已者甚之詞也康

樂釋詁文臣工同職主亦釋詁文十月之交抑同思居

猶云懷居言不習禮樂也公劉天作傳竝訓荒爲大廣

雅荒大也荒與荒通說文眊部眊左右視也讀若拘又
若良士瞿瞿如許讀瞿瞿卽眊眊也左右視與傳云顧
禮義正合東方未明傳瞿
瞿無守之兒各隨文訓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傳邁行也無

已大康職思其外傳外禮樂之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傳蹶蹶動而敏於事疏逝往也邁行猶除去也云外禮

是亦不習禮樂也縣版傳皆云蹶蹶也爾
雅釋訓云蹶蹶敏也大玄鎔篇勤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怛傳怛過也無

已大康職思其憂傳憂可憂也好樂無荒良士休休傳

休休樂道之心疏休息也怛與滔聲義皆相近過猶去

樂是則可憂也箋憂者謂鄰國侵伐之憂與列女傳仁
智篇引詩義合鄭或用魯詩也云休休樂道之心者道

卽禮也書秦誓其心休休焉孔傳云休休樂善也與詩
休休同爾雅翟翟休休儉也李注云皆反土顧禮義之
儉也儉本美德詩言樂必以禮乃爲儉
而不中禮者刺傳與雅本無兩意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
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
危亾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疏
昭公僖公之玄孫桓二年左傳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
政封桓叔于曲沃杜注云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
自安封成師爲曲沃伯案此序云四鄰謀取其國家當
指昭公元年始有亂政之事在封桓叔前不得以桓叔
爲四鄰也正義說非

山有樞隰有榆傳興也樞莖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

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

弗馳弗驅傳婁亦曳也宛其外矣他人是愉傳宛外貌

愉樂也

疏

樞荃爾雅釋木文釋文本或作藎隸釋載魯詩石經殘碑亦作藎管子地員篇云山之側

其木乃區榆區者古文假借字今爾雅作權其俗字也郭注以為今之刺榆邢疏引義疏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淪為茹美滑於白榆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爾廣雅控刺也荃與控同榆易識之木管子五粟五沃五位皆有榆陳藏器本草拾遺云江東有刺榆無大榆是則詩之樞即刺榆詩之榆即大榆白榆謂之粉樞粉皆榆之種類耳傳云國君有財貨而不能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此總釋全章設興之意山之有樞栲漆隰之有榆栲栗有以言不有也○釋文引馬融注云婁牽也曳與牽義相近婁者樓之假借字玉篇引詩正作弗曳弗攬傳依經作訓故云宛外兒淮南子似眞篇形傷於寒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神壯高注云苑枯病也苑讀南陽宛之宛本經篇故開四開則身無患百節莫苑注云苑病也苑讀南陽之宛也繁露五行順

逆篇民病心腹宛黃又循天之道篇鶴之所以壽者無
宛氣於中是故道者亦不宛氣並與傳訓相近愉樂釋
詰文方言愉悅也廣雅愉喜
也箋改愉為愉說文無愉字

山有栲櫟有柎傳栲山栲柎櫟也子有廷內弗洒弗埽

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傳洒灑也考擊也宛其外矣他人

是保傳保安也疏栲山栲釋木文南山有臺同山栲與

野傳竝以栲為惡木山栲一名栲正義引郭注爾雅云

栲似栲漆色小而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俗語曰櫟

厚數寸可為車輻或謂之栲櫟則栲亦中材用矣說文

作柎柎櫟釋木文南山有臺同郭注云似櫟細葉葉新

生可飼牛材中車輻關而呼柎子一名土櫟義疏云今

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
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櫟材可為弓弩榦
也案考工記弓人取榦之道有櫟是櫟其材用矣說文
無柎字櫟作柎云櫟梓屬大者可為棺梓小者可為弓

材與謂櫨為梓屬其大者也小者郭所謂似棟材可中
弓榦亦中車輜此言櫨當是櫨之小者南山有臺篇
北山有栲是櫨之大者歟○詩述聞云一章之衣裳車
馬二章之廷內鍾鼓皆二字平列字各為義廷與庭通
廷內謂庭與堂室非謂庭之內也內則曰灑埽室堂及
庭弟子職曰凡拊之道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是灑埽
之事尤重堂室豈有言庭而不及堂室者乎大雅抑篇
灑埽廷內義與此同灑灑抑傳同東山伐木箋竝以灑
為灑說文灑灑也古文以為灑埽字是灑為古文假借
也古者以水灑地曰灑先灑地而埽除其穢是曰灑埽
正義云今定本弗鼓弗考注考擊也無亦字義竝通也
然則正義本經作弗擊弗考傳考亦擊也與上章傳斐
亦曳也文義相同文選潘岳河陽縣作注引毛詩弗擊
弗考傳考亦擊也與正義本台考讀為攷廣雅攷擊也
保安南山有臺楚茨思齊常武
傳竝同上章樂此章安同義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會何不日鼓瑟傳君子無故琴
瑟不離於側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傳永引也宛其死矣

他人入室

傳云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定本少無故二字案此君子指國君傳意原不必與

女曰雞鳴傳同也喜亦樂也傳於卷耳漢廣常棣文王永訓長唯此訓引者引日猶引年引亦長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

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疏此與下篇椒聊刺昭公意略同攷左傳云惠之二十四年

晉始亂政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傳之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案昭侯文侯子昭公也桓叔穆侯子文侯弟成師也魯惠公二十四年晉昭公之元年也元年封桓叔七年而昭公被弑潘父晉大夫也黨桓叔知時叛晉者眾

揚之水白石鑿鑿傳興也鑿鑿然鮮明貌素衣朱襮從

子于沃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既見

君子云何不樂

疏

王鄭風揚之水傳並云揚激揚也隸

一斛春為八斗曰繫為米六斗大半斗曰粲故鮮明謂之粲亦鮮明謂之繫重言之曰粲粲亦曰繫繫聲義皆相近與者揚水喻昭公王鄭風並以激揚之水為君政之煩急亂促則此文義正同上章序云刺昭公不能脩道以正其國即其義也白石喻桓叔桓叔自封於沃之後能脩其德日就盛彊其大都耦國之形已昭然不疑以白石之鮮明鑿鑿然為喻白石之鑿鑿由於水之激揚桓叔之盛彊實由於昭公之不能脩道正國故詩首句言亂本之所由成耳解者皆揚水喻桓叔與序刺昭公意不甚開切失經之旨矣下章皓皓白粲粲連澈與義同○素衣謂中衣也傳訓裸為領玉篇暴領連也亦作裸是領名曰裸矣爾雅釋器黼領謂之裸此釋詩之裸也說文及鄭注禮記並釋詩之裸為黼領與爾雅同傳既釋裸為領而又引禮記郊特牲文以明中衣領有繡黼其意亦用爾雅黼領之義也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鄭注云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孔疏云中衣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以素為之繡黼為領丹朱為緣案傳本郊特牲文而必明明言諸侯者

亦謂禮唯諸侯中衣則然大夫用之則爲僭桓叔未爲
諸侯已服此諸侯中衣之制其僭孰甚焉左傳云唯器
與名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
之是謂矣古者裘葛皆有假人與政又謂之中衣其上
有上衣下裳以見美爲敬祿衣者對免上衣而言也冕服
皆上衣下裳其中衣以充美爲盛中衣者對不免上衣
而言也金縢禮箋云掩合上衣謂之中衣袒而露見謂
之祿衣是也蓋冕服用素中衣亦用素傳謂中衣則經
之素衣卽中衣諸侯冕服其中衣亦用素領緣以丹朱畫
以繡黼諸侯皮弁服中衣用錦衣或用素衣說見終南
篇○子席叛晉者也于往也沃左傳作曲沃故傳云沃
曲沃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聞喜故曲沃晉成侯自晉
陽徙此劉昭郡國志補注云曲沃在聞喜縣東北數里
與晉相去六七百里案此謂去唐叔舊都耳曲沃晉南
徙之故都至昭公都翼桓叔封於曲沃在翼之南今山
西絳州聞喜縣東有左邑城春秋時之曲沃也君子席
桓叔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傳皓皓潔白也素衣朱繡從子于鵠

傳繡黼也鵠曲沃邑也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傳言無憂

也

疏

楚辭大招天白顙顙廣雅睥睨白也竝與此皓皓

雅禮

記為訓朱即丹朱繡即繡黼也繡與黼其為刺文

繡黼

同義猶丹朱同義皆二字平列劉昭與服志注云

非也

禮記注及儀禮士昏特牲饋食注竝引魯詩云素

衣朱

紵紵名也案上章朱襮為朱領下章朱紵為朱

縉謂

領以縉為之據特牲注此衣染之以黑詩有素衣

記有

玄宵衣宵與綃通玉藻玄綃衣為綃衣詩素衣為

中衣

是中衣即綃衣可證此魯詩義也毛傳所見經文

自作

朱繡引禮記丹朱繡黼以為中衣領緣之文解經

義同

而字異鄭箋改朱繡為朱紵從魯詩也併改禮記

紵黼

為紵黼文義有不可通○鵠曲沃邑謂鵠為曲沃

之下

邑也其地無聞詩述聞云易林否之師曰揚水潛

鑿使

石絜白衣素表朱遊戲皋沃其文皆出唐風揚之

水篇

衣素表朱即素衣朱襮襮之為言表也易林訓襮

為表

與毛詩異始本於三家與其遊戲皋沃即從子于

沃從子于鵠也鵠與皋古同聲鵠之作皋蓋亦本三家

也傳以無憂釋何憂云其皆語助云何其憂猶云何不樂也國人以歸沃爲無憂此述將叛者之詞

揚之水白石粼粼傳粼粼清激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

人傳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疏傳云粼粼清激

聲其字从二故粼粼爲水說稍異玉篇粼粼也从二粼

粼同○我詩人自我也聞曲沃有善政命者釋經問有

命三字之義下篇序云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是

卽曲沃之善政命也序又云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

晉國此卽不敢以告人之故蓋其人必身在桓叔而心

切昭公憂昭公之微弱畏桓叔之盛彊真有向隅仰屋

無所告語之嘆君子知晉之必爲沃并已情見乎辭矣

定十年左傳侯犯以郇叛叔孫謂郇工師駟赤曰郇非

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

之水卒章之四言矣案侯犯特詠此詩以明已意則知作

晉其事相似駟赤畏侯犯特詠此詩以明已意則知承

詩之人斷非從叛之人上二章就叛晉者說末章卽承

此意以諷勸昭公耳荀子臣道篇迫脅於亂時窮居於

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荀子引詩與毛傳釋詩意正合詩小學云所引即揚之水之三章也前二章皆六句此章四句殊太短恐漢初傳之者有脫誤

椒聊二章章六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傳興也椒聊椒也彼其之子碩大

無朋傳朋比也椒聊且遠條且傳條長也疏阮元集云椒

聊字鄭箋云一棟之實意實承傳而述言之緣傳已專訓不必再為聊棟也之訓矣爾雅椒檝醜菜菜即棟也又云科者聊科亦即棟也胡承珙後箋從阮說云今考本

草經蔓椒一名家椒名醫別錄陶注云俗呼為膠膠卽
利字利亦卽棹字鄭箋之棹自是釋經之耶亦必毛傳
已作椒棹也故但云今一棹之實楚辭九歎懷椒耶之
設設兮王逸注云椒耶香草也詩曰椒耶且設設否貌
據此益可見耶非語助至王逸以爲香草者猶說文以
芥入艸部蓋草木散文得通耳後箋又云文選景福殿
賦曹子建求通親表李善注竝引詩作蔓延盈升此
所引疑三家詩蔓延與蕃衍聲同字通又李注兩引詩
下皆有美其繁興四字疑亦三家詩傳之語與案三家
釋詩與毛詩義合詩以椒實之蕃衍與桓叔子孫之蕃
衍又以椒氣之遠長興桓叔之蕃衍與桓叔子孫之蕃
非興篇內皆陳沃事而昭公不知是以爲刺○之子席
桓叔也碩亦大也蕃衍碩大竝兩字同義朋訓比者比
爲比方之比王肅孫毓申毛必履反是也秦黃鳥百夫
之防傳防比也亦比方字朋防一聲之轉後箋云無比
者卽陳敬仲占辭莫之與京之意○六月韓奕傳竝訓
脩爲長條與脩皆從攸聲故二字同訓下章傳云言聲
之遠聞也案此六字當本在條長也之上後人誤奪乃
增於篇末耳言上當有遠字遠言聲之遠聞也與折言
傷害也旬言陰均也同一句法今以全詩通例攷之凡

上下章同辭則傳必總釋於上章如殷其雷傳振振信厚也北風傳虛虛也亟急也殷其雷北風皆末二句同辭以及桑中末三句同辭漢廣末四句同辭黍離園有桃秦黃鳥末六句同辭而其義皆總釋於上章不分釋也此詩遠條二字成義同辭不應分屬上下章可證矣遠言聲之遠聞也正釋經之遠字條長也正釋經之條字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鄭箋正申毛傳蓋詩以椒香遠長興桓叔德政有遠聞子孫將有晉國也左傳云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傳兩手曰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

傳篤厚也椒聊且遠條且傳言聲之遠聞也疏兩手曰

同宣十二年左傳舟中之指可匊矣杜注亦云兩手曰匊說文勺部在手曰匊在疑兩字之誤而手字不誤考工記陶人疏引小爾雅云匊二升二勺為豆豆四升此別一義匊俗作掬○篤厚爾雅釋詁文大明公劉維天之命同後箋云篤厚即鄭子封謂叔段厚將得眾之意與謂昭二十六年左傳晏子曰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

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亾則國其國也已厚施與傳篤厚之訓亦合說苑立節篇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脩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韓詩外傳亦有其文此雖斷章而與毛詩不同當出三家義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

傳興也綢繆猶纏繆也三星參也

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

後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良人美室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傳子兮者嗟茲也

疏

綢繆纏繆皆疊韻字古今語也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三星直是也爲衡石漢書天文志同孟康注云參

三星者白虎宿中東面直似稱衡也傳釋三星爲參又
接下二章在隅在戶知在天爲始見東方者此參星爲
東面直之時王肅云謂十月也纏縣薪芻愉嫁娶之必
待禮以釋綢繆句參星昏始見於東方是可行嫁娶之
候以釋三星句昭元年左傳云后帝遷實沈于大夏主
參唐人是因故參爲晉星蓋此詩人亦因晉星而起興
爾○良人猶美人男子桑三星在天之夕至女家來親
迎覲見美人以成其家宰故傳云良人美室也與孟子
將覲良人指男子者不同正義云以三章見此祭者祭
是三女故知良人爲美室良訓爲善故稱美也○王引
之詩述聞云傳嗟茲卽嗟茲說文嗟嗟也廣韻嗟嗟憂
聲也秦策曰嗟茲乎司空馬管子小稱篇曰嗟茲乎聖
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茲乎戔窮必矣楊雄
青州牧箴曰嗟茲天王附命下土皆歎辭也或作嗟子
楚策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儀禮經傳通解續
引尚書大傳曰諸侯在廟中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
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是嗟子與
嗟茲同經言子兮猶曰嗟子乎嗟茲乎也故傳以子兮
爲嗟茲箋謂子兮子兮席娶者始失其義案王說是也
蕩傳咨嗟也子與咨皆嗟之假借字咨嗟雙聲子嗟疊

韻彼以嗟釋吝此以嗟茲釋子其義一也易明夷六五箕子劉向說今作茲茲公羊負茲白虎通義作負子皆子茲聲通之證正義云如何猶柰何昭十二年公羊傳注云如猶柰也如此良人何言見良人而不得見柰此良人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東門之楊昏以爲期明星煌煌傳云期而不至義正同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傳)隅東南隅也今夕何夕見此邈

邈(傳)邈近解說之貌子兮子兮如此邈邈何(疏)參星在天則自

東而南昏見於隅故傳以爲東南隅正義云在十月之後謂十一月十二月是也○說文無邈字邈近當依釋文作解觀傳文解說之兒四字當依釋文作解說也三字韓詩云不固之兒固蔽也不固不蔽見也韓以解觀爲形容經之見字故云之兒毛直訓解觀爲解說不須云之兒今本從韓而誤解觀古語解說今語江有汜箋云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箋正用此傳訓草蟲傳觀遇也穀梁傳遇者志相得也志相得謂之遇遇謂之說解鄭箋作說釋義竝相同

綱繆束楚三星在戶傳參星正月中直戶也今夕何夕

見此粲者傳三女爲粲大夫一妻二妾子兮子兮如此

粲者何疏三星在戶參星昏見當於戶月令孟春之月

傳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是參星昏中在正月矣

戶詰直戶夏小正漢案戶傳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

北也蓋中星皆以南方之中過中爲下正月參昏在南

方詩不云在南而云在戶者古者爲戶於室東南隅參

星昏見當戶則南北直而偏東也荀子大略篇云霜降

逆女冰泮般止冰泮在正月之節自霜降以至冰泮皆

爲嫁娶之正時○廣韻二十八翰詩傳云三女爲粲又
美好兒玉篇女部同說文女部三女爲粲效效美也从女
奴省聲古字作效又作粲今通作粲周語恭王遊於涇
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
爲羣人三爲眾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眾王御
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眾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
之案天子於后之外有媵姪娣三人又有二國來媵每
國三人共一取九女諸侯亦然密康公有一族三女私

奔故其母爲何德以堪也傳引此者以證祭字之義云
大夫一妻二妾者又申明三女之義則此詩昏取亦卿
大夫之禮也白虎通義嫁娶篇亦云卿大夫一妻二妾
又云士一妻一妾下卿大夫禮也熊安生謂士一妻
二妾非是

杕杜二章章九句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
弟將爲沃所并爾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

傳興也杕特生貌杜赤棠也湑湑

枝葉不相比也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傳踽

踽無所親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傳飲助也疏

釋文據傳特下無生字有杕之杜箋云特生之杜彼箋依經生于道左言此不當有

生字也六書故引傳作杕特兒與釋文同特當讀若有
 苑其特之特家訓書證篇江南本傳作杕獨兒緣下文
 獨行作訓恐非毛義當從釋文本作特兒爲長也杜亦
 棠爾雅釋木文說詳甘棠篇正義云裳裳者華亦云其
 葉滑兮則滑滑與菁菁皆茂盛之貌傳於此云滑滑枝
 葉不相比下章言菁菁葉盛互相明耳言葉雖茂盛而
 枝條稀疏疏以喻宗族雖彊不相親暱也案此與體也釋
 文據傳不相比下有次字比次即比次亦當以釋文本
 爲長○說文踳疏行兒詩曰獨行踳踳踳疏孟韻疏即
 傳云無所親之意廣雅踳踳踳行也本三家詩孟子盡心
 篇行何爲踳踳踳涼涼與詩踳踳踳義同爾雅父爲考父之
 考爲王父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
 祖王父是祖曾高皆父也今以旁殺言之曰昆弟我之
 同於父者也曰從父昆弟我之同父於祖者也曰從祖
 昆弟我之同父於曾祖者也曰族昆弟我之同父於高
 祖者也皆可謂之我同父伐木傳云天子謂同姓諸侯
 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
 人不如我同父之親也此起下文宗族興嗟之意○箋
 云比輔也傳訓伏爲助者助亦輔也廣雅比伏代也方
 言次比代也昭十六年左傳云庸次比耦次比連言與

詩比飲連文同義飲與次通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胡何也承上文獨行無所親而言獨行之人何不飲助之歎其無有輔助也

有林之杜其葉菁菁傳菁菁葉盛也獨行曩曩豈無他

人不如我同姓傳曩曩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嗟行之

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疏經言葉故傳云葉

義與上章同也茗之華其葉青青傳華落葉青青然文義略同菁菁釋文本亦作青青○曩從袁聲曩之爲無所依猶版篇寔寔之爲無所依矣說文引詩作曩曩釋文云曩曩本亦作熒熒王逸九思注文選張衡思玄賦陸雲贈婦詩注作熒熒思玄賦舊注熒熒獨也本三家詩傳云同姓同祖也者程瑤田宗法小記云孫以祖之字爲姓故同祖昆弟謂之同姓是故自曾祖與族曾祖等而下之旁及族昆弟皆與我同姓於曾祖者其宗子所謂繼高祖之宗也自祖父與從祖祖父等而下之旁及於從祖昆弟皆與我同姓於曾祖者也其宗子

所謂繼曾祖之宗也自父與世父叔父等而下之及
於從父昆弟皆與我同姓於祖父者也其宗子所謂繼
祖之宗也案此即同姓為同祖之義麟之止傳公姓公
同姓公族公同祖姓族皆出於祖故姓族皆得謂之同
祖

羔裘二章章四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枉位不恤其民也

疏箋云恤憂也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

傳祛祛末也本末不同在位與

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豈無他人維

子之故

疏

釋文定本據傳祛下有末字僖五年左傳疏引亦有末字遵大路正義云唐羔裘傳云祛

袂末唐風取本末為義故言袂末然正義不出一手故今唐風正義作祛祛也無末字案有末字是也今補正
遵大路傳云祛祛也謂執祛猶執袂也此傳云祛祛末也祛屬衣幅二尺二寸為袂中袂口謂之祛徑尺二寸

袂口之緣是為袂末浚衣袂末續緣廣寸半長衣中衣
袂末揜餘一尺袂制如長中袂末亦宜揜餘一尺此餘
一尺乃用豹皮歟傳謂袂為末與謂袂為本作對文非
袂為袂之末也袂者本也袂者末也袂用羔豹不同言在
謂本末不同也袂袂本末言在位與民羔豹不同言在
位與民異心襄十四年左傳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
袖裘袖不同物言始終不同徹與此詩傳意略同箋云
羔裘豹袂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傳訓自為用絲執競同
與皇矣召旻訓自為從義異我人我民人也居居究究
皆不恤其民之謂爾雅釋訓居居究究惡也傳云居居
懷惡不相親比之兒者義取爾雅為訓箋其役使我之
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若是也居
居與上篇潛潛踽踽聲義相近晉語暇豫之吾吾不如
鳥鳥章注吾讀如魚吾吾不敢自親之貌淮南子覽冥篇
部一百十引國語舊注倍倍疏遠之貌淮南子覽冥篇
臥倨倨高注倨倨臥無思慮也倨讀虛田之虛聲義並
相近○子席在位
者也故故舊也

羔裘豹褻自我人究究傳褻猶袂也究究猶居居也豈

無他人維子之好

說文褻袂也俗作袖是褻亦袂矣

褻猶祛也古究究聲同詩之究當讀爲究亦懷惡不相親之兒故云究究猶居居也

鵲羽三章章七句

鵲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

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疏五世謂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晉侯緡也俱在昭公之後

肅肅鵲羽集于苞栩

傳興也肅肅鵲羽聲也集止苞積

栩杆也鵲之性不樹止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

怙

傳盬不攻致也怙恃也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疏興者

集栩棘桑以喻君子征役之勞苦經言鵲羽故云肅肅鵲羽聲集止爲全詩通訓集始見於葛覃集于灌木而無傳此因欲言鵲不樹止而訓釋之也苞積爾雅釋言文孫注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積郭注云今人呼物

叢致者爲槓箋云槓者根相迫迫柵致也柵杆釋木文
東門之枌同杆說文作柔木部云柵柔也其阜一曰樣
樣柵實也柵實一名樣實艸部云草斗樣實也一日樣
象斗草古阜字象當作樣字之誤也亦名柵實周禮大
司徒一曰山林宜阜物鄭司農注云阜物柵栗之屬今
世閒謂柵實爲阜斗柵實似栗故柵栗又名柵栗呂覽
恃君篇冬日則倉橡栗高注云橡阜斗也其狀似栗案
橡與樣同柵一名柔其實謂之樣樣實柵實皆以形近
通俗耳正義引義疏云今柵樣也徐州人謂樣爲杆或
謂之爲柵其子爲阜或言阜斗其散爲汁可以染阜今
京洛及河內多言柵汁謂樂爲杆五方通語也云鴉之
性不樹止者釋文鴉似鴈而大無後趾宋毛詩作指
正義引義疏云鴉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故以
喻君子從征役爲危苦也並本傳爲說禮記內則有鴉
○正義云昭元年左傳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
蟲害器敗穀皆謂之蠱監與蠱字異義同炙謂周禮鹽
人共其苦鹽杜子春讀苦爲監典婦功辨其苦夏鄭司
農苦讀爲監鄭注喪服云沽猶麤也檀弓云沽猶略也
苦沽亦與監字異義同四杜王事靡盬傳監不堅固也
采薇杖杜北山王事靡盬箋並云監不堅固也不攻致

卽不堅固車攻傳攻堅也致卽今之繳字余友邵陽魏
源云晉自曲沃構難何暇更勤王事而鴉羽三言王事
靡盬者何此與衛風伯兮之言王事皆作於桓王之世
恒王二年曲沃莊伯以鄭邲之師伐翼王使尹氏武氏
助之是秋曲沃叛王王命虢仲立晉族緡仲芮伯梁伯
荀侯賈伯伐曲沃王師屬臨於晉妨農失養而作是詩
○齊南山傳云藝樹也怙恃釋言文不能樹稷黍父母
何恃者言何所恃而得會何所恃而得嘗正義云下言
何會何嘗與此相接成是也殷其雷隔有萋楚篇例皆
同

肅肅鴉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會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疏苞棘猶

肅肅鴉行集于苞桑傳行翮也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

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疏傳以翮詰行鴉翮猶

易否六五繫于苞
桑鄭注云苞積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

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疏莊十六年左傳云王使虢公

記晉世家云晉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曲沃武公稱
立哀侯九年虜小子侯四年誘殺晉侯緡二十六年曲
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
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
之武公已卽位三十七年矣凡三十九年而卒攷緡二
十六年六誤作八舊本史記不誤也哀侯以魯隱五年
立七年莊伯卒武公踰年卽位自在魯隱八年至魯莊
十六年王命爲侯武公卽位已三十八年則并晉國當
在前十一年史記敘命侯於并國之先正義據以爲并國
命侯俱三十七年內誤矣箋云天子之使是時使來者
正義謂其使名號書傳無文與案禮爲人臣者無外交
雖容或有周使適晉晉大夫不得與與天子之使交通且

命出自天子又不得私相干請蓋序中使字必吏字之
誤天子之吏謂三公也列國大夫入天子之國稱士士
不得上通天子故屬於天子之吏若成二年左傳晉侯
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
使大夫告慶之禮杜注云委屬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
證矣晉武公克曲沃以寶器賂僖王必有大夫至周其
大夫亦但能屬乎天子之吏為君請命僖王得賂遂以
武公為晉侯是請命在周斷不在晉由轉寫者更誤作
使遂多謬說此詩即其大夫所作故為美而不為刺至
武公并晉天子不正篡國之罪而反許受命之請編詩
者隱喻
刺意爾

豈曰無衣七兮傳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不如子之

衣安且吉兮傳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君疏傳釋

七為七命七命故冕服七章周禮典命云侯伯七命其
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大行人云諸侯
之禮冕服七章是謂侯伯之禮也○子席武公也武公
既得命服故云安且吉安且奧傳云諸侯不命於天子

則不成爲君者總釋詩義以見武公之服命於天子爲足美也若春秋邾儀父邾黎來蕭叔介葛盧皆微國之君未爵命故不書爵是則不命之諸侯春秋不書爵此不成爲君之義也

豈曰無衣六兮傳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

不如子之衣安且煖〔傳〕煖煖也〔疏〕
傳釋經之六爲六命六命故車旗衣

不如子之衣安且煥兮傳煥煖也疏
傳釋經之六爲六命六命故車旗衣服以六爲節周禮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及其出封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是謂天子之卿之禮也天子之卿卽侯伯也天子之卿六命出封侯伯加一等則七命七命以七爲節六命以六爲節晉爲侯伯之國實七命其在王朝則亦就六命之數蓋詩人以七六分章實一意爾○煥當從釋文作奧小明日月方奧傳亦云奧煖也爾雅釋言煥煖也字亦當作奧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

以自輔焉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傳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

彼君子兮噬肯適我傳噬逮也中心好之曷飲會之疏

杖特見杜赤棠也義見上杖杜篇道以右為陰左為陽
休然之杜其枝葉足以庇陰人生於道左之陽眾人得
也通章言武公初得晉國寡特無助宜求賢以自輔不
作反興之詞上篇有杖之杜其葉漚漚有杖之杜其葉
菁菁以葉盛不與枝相比仗為喻小雅有杖之杜有皖
其實有杖之杜其葉萋萋以實葉之蕃盛為喻皆取下
句為興不以有杖為興此亦同也管子輕重丁篇云途
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
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
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
日不歸是古者道旁皆種樹可作休息之義證也君子
謂賢者也方言云北燕曰噬逮通語也爾雅作逮日月
篇作逝噬假俗字釋文引韓詩正作逝云逝及也噬逝

同聲逮及同意中心心中也爾雅曷益也郭注云益何
不也廣雅曷益何也曷益聲同故何謂之曷又何不謂
之曷猶何謂之益亦何不謂之益義並
同釋詞云曷何不也說者訓爲何失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傳周曲也彼君子兮噬甘來遊傳

遊觀也中心好之曷飲會之疏周讀如漢轅屋縣之屋
與曲同聲義通道曲猶

道左卷阿篇有卷者阿傳卷曲也道之曲與阿之曲同
意亦人所宜休息也釋文引韓詩云周右也韓以上章
道左則此當訓道右然道樹宜在左毛義優也○來遊
卷阿作來游游遊古今字云觀者孟子梁惠王篇齊景
公曰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引夏諺曰吾
王不遊吾何以休是遊觀義同也觀讀如易觀我之觀
來觀猶上章
之云適我矣

葛生五章章四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疏正義云獻
公以魯莊

十八年立僖九年卒左傳伐驪戎滅耿滅霍滅魏伐東
山臯落氏滅下陽圍上陽滅統執虞公敗狄于采桑是
其好攻戰也

葛生蒙楚藪蔓于野傳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藪生蔓於

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予美此誰與獨處疏葛絺綌

覆也楚木也蔓延也正義引義疏云藪似栢樓葉盛而
細其子正黑如燕藪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毛晉

廣要云本草藪有赤白黑三種疑此是黑藪也說文發
白藪或作藪則藪有白藪矣案葛藪皆蔓延野草故以

喻婦人之外成於他家也白虎通義嫁娶篇云嫁娶者
何謂也嫁者家也婦人外成以出適人為家○婦人稱

夫謂美猶稱夫謂良車鄰傳云亡妻棄也誰與即獨處
與不遠伊邇莫怨具慶云徂何往孔淑不逆句法相同

葛生蒙棘藪蔓于域傳域塋域也予美此誰與獨息

傳息止也疏蒙棘猶蒙楚傳釋域為塋域者爾雅域北
也廣雅宅兆塋域葬地也古者葬地皆在

外野蕞草蔓延於塋域亦是婦人外成之義若謂葬夫之處則失之○獨息猶獨處也息訓止處亦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傳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

篋衾席鞫而藏之予美亡此誰與獨旦疏衾傳則申明

經義以為齊時之物凡齊必居於正寢故為之別設此

角枕錦衾也傳又云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鞫而藏之

者此引古禮文以言夫從征役既缺時祭婦人斂藏枕

衾乃特假夫在齊物以起興爾枕篋枕匣也少儀茵席

枕凡穎杖王引之禮記述聞穎字當在枕下枕穎相連

釋文穎作穎玉篇廣韻並曰穎篋也是枕篋又謂之枕

穎矣席鞫席鞫也鄭注內則云鞫也鞫與鞫同枕貯

於篋謂之枕篋席鞫納於鞫謂之席鞫枕篋也衾也席鞫也夫不在則斂此三者藏之詩但言枕衾耳席鞫乃連而及之正義引內則夫不在斂枕篋鞫席鞫而藏之此傳引彼變篋為衾順經衾文案孔所見內則文當有奪誤內則云御者舉几斂席與鞫縣衾篋枕斂篋而獨之又云父母舅姑之衣衾篋席枕几不傳凡言席者必兼篋言篋席者必兼衣衾矣毛傳但舉衾席以該衣篋耳

今本內則獨作獨獨下又誤衍一器字當從詩正義所引無器字為善本○旦讀如昧旦之旦祭昧旦而興質明而行事夫不在故自傷其獨旦也獨旦猶獨處獨息也

夏之日冬之夜傳言長也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疏長夏冬

夜長故云言長也傳統下章為訓○後箋據章懷注後漢書蔡邕傳引箋居墳墓也四字作傳文與竊以為不然也凡全詩上下章同義上章無傳下章即承上章之字作傳者如羔羊革猶皮也繻衣好猶宜也有女同車英猶華也蘼兮漂猶吹也九戩宿猶處也白駒夕猶朝也小明息猶處也鼓鐘悲猶傷也此通例也居訓墳墓此箋申補經傳之義非傳文有此四字也舊本北堂書鈔禮儀十三从三十亦引作鄭箋不作毛傳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於其室傳室猶居也疏此

居字室字與同穴之穴字同義大車外則同穴傳外則神合同為一也此即所謂歸於居室也大車及秦黃鳥箋云穴謂冢壙中也此箋云室猶冢壙皆以申明傳文荀子禮論篇壙壙其額象室屋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疏)

晉獻公嬖驪姬殺大子申生重耳夷

吾皆出奔此其好聽讒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傳)興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

苓細事也首陽幽僻也細事喻小行也幽僻喻無徵也

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傳)苟誠也人

之爲言胡得焉

(疏)

苓大苦簡兮同說詳簡兮篇舊說首陽在河東蒲阪或謂首陽即雷首在

今山西蒲州府北余友臨海金鶚求古錄云夷齊居河濟之閒莊子讓王篇云夷齊北至於

首陽之山遂餓而死言北至於首陽則首陽當在蒲阪

之北雷首南枕大河不得言北也況論語言首陽之下

是首陽二字名山非言首山之陽也蒲阪雷首山一名

首山不名首陽則謂首陽在蒲阪者非也唐國即晉國

晉始封在晉陽卽夏禹都至穆侯遷于翼在今平陽獻
公居絳亦屬平陽詩所詠首陽卽夷齊所隱之首陽也
平陽爲堯都又黃帝所葬二子所願居其地近河濟又
在蒲阪之北與曾子莊子所言皆合但非在河濟之閒
意二子先居於河濟後乃隱於首陽史記云武王東伐
紂夷齊叩馬而諫蓋在孟津之地孟津正當河濟閒是
夷齊去周尚未隱首陽而居於河濟之閒也又云武王
已平殷亂天下宗周夷齊恥之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
遂餓死是武王克商之後乃隱於首陽山也故曾子言
居河濟之閒而不言隱首陽莊子言北至於首陽明自
河濟閒而北去也首陽之在平陽可無疑矣案金說明
辨毛傳亦謂山名首陽非首山之陽矣晉都平陽故詩
人遂以晉山爲興云采芣細事首陽幽辟又云細事喻
小行幽辟喻無徵所以明經取興之義小行無徵皆指
讒說行道也小行小道也無徵無徵不信也首二句是
興體下正言讒之無足信與人不聽讒而讒自止也三
章篇義同巔俗巔字○正義云王肅諸本作爲言定本
作僞言定本與釋文或作本同沔水正月民之訛言箋
訛僞也說文作譌言無訛字古爲僞譌三字同毛詩本
作爲讀作僞也爲言卽讒言所謂小行無徵之言也苟

誠者苟與果一聲之轉故苟謂之誠猶果謂之誠也苟亦無信誠無信也亦為語助陟岵傳云旃之也無然無是也皇矣無然畔援無然歌羨傳無是昨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無是釋無然或在句首或在句末其義一也無是者無一是者也焉猶然也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傳苦苦菜也人之為言苟亦無與

傳無與勿用也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疏苦苦菜禮記內則濡豚包苦儀禮公會大夫士虞特牲饋會記銅筆用苦苦皆苦菜也邶谷風及大雅緜

謂之茶傳云茶苦菜是苦與茶同物故鄭注禮以為苦茶矣○傳釋無與為勿用無讀為毋與讀為以詰訓毋

勿同義毋謂之勿無亦謂之勿矣以與同義以謂之用與亦謂之用矣易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象傳云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與傳勿用義同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傳葑菜名也人之為言苟亦無從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疏〕邶谷風采葑體傳葑須從也下體根莖也葑之根莖不可食其葉有可食故此傳又云菜名也采葑無以下

卷十終

詩毛氏傳疏卷十一

長洲陳奐學

秦車鄰詁訓傳第十一 毛詩國風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疏 秦嬴姓皋陶之子伯益之後歷

夏殷世至周孝王封其苗裔非子於秦谷為附庸國漢書地理志云今隴而秦亭秦谷是也括地志云清水縣本秦川非子始封案今甘肅秦州清水縣即其地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句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疏 史記秦本紀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路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

仲為大夫誅西戎而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外於戎徐廣注云宣王元年秦仲之十八年也國語史伯曰

秦仲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史伯言嬴姓之大始於秦仲耳非謂幽王之世秦仲尚狂也序與國語合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傳鄰鄰眾車聲也白顛昀顛也未

見君子寺人之令傳寺人內小臣也疏釋文鄰又作隣

賦王融曲水詩序注引毛詩作隣隣廣雅隣隣聲也今

詩作鄰鄰者古文假借字傳以昀顛詰白顛爾雅昀顛

白顛舍人注云昀白也顛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

也易說卦傳震為昀顛說文日部昀明也引易作昀顛

又馬部駢馬白額也易曰為駢顛段注云疑駢後出非

古○君子席秦仲也周禮序官內小臣闡人寺人內豎

皆奄官內小臣為奄官之長與寺人別官傳云內小臣

則知此寺人非即周禮寺人矣詩稱寺人序稱侍御服

虔注襄二十九年左傳云秦仲始有侍御之臣古寺侍

通用儀禮燕禮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

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公會大夫禮謂之

內官之士此詩下章鼓瑟鼓簧正行君燕臣禮傳以內

小臣釋寺人實本燕禮為說秦仲為宣王大夫與外諸

族同體故亦得設內小臣之官令釋文引韓詩作伶云使伶箋云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鄭用韓義也

阪有漆隰有栗傳興也阪者曰阪下溼曰隰既見君子

竝坐鼓瑟傳又見其禮樂焉今者不樂逝者其耄傳耄

老也八十曰耄疏阪有漆桑隰有栗楊與終南之有條

又明首章之非興此與南有嘉魚有駉傳例又不同也

阪者曰阪爾雅釋地文阪與側同意邊爲側猶阪爲阪

東門之壇傳遠而難則如茹蘆在阪蒹葭箋升者言其

難至如升阪是也下溼曰隰亦釋地文釋地又云下者

曰隰爾雅隰有兩解下溼謂平地之隰下者對阪者言

則謂不平之隰傳不云下者曰隰而必云下溼曰隰者

於阪見其不平而於隰著其高下經義始備也簡兮皇

皇者華傳竝云下溼曰隰爾雅釋言竝併也郭注引

詩竝坐鼓瑟燕禮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此竝坐

之義也竝坐與鼓瑟不連讀燕禮鼓瑟在堂上有工坐

之文或據之以解詩竝坐爲樂工竝坐然鼓簧在堂下
詩亦言竝坐將作何解乎傳中又字冢上章不冢上句
燕禮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
歌三終也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入三
終也詩上章寺人之令言見其侍御之好鼓瑟則又見
其升歌矣鼓簧則又見其笙入矣傳云又見其禮樂焉
者乃承上合下以釋之○樂樂禮樂也逝讀如日月逝
矣之逝逝往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耆言今者不樂禮樂
往者其老矣悉蟀篇今我不樂逝者其耆言今者不樂日
月其邁今我不樂日月其怡彼序云欲其及時以禮自
虞樂也詩義正同耆老釋言文傳八十曰耆鄭注謂年
曰耆易離九三釋文引馬注云七十曰耆鄭注謂年
七十經言大耋卽爲過耋之年踰七十爲大耋則鄭亦
以七十爲耋與馬注同杜注傳九年左傳云七十曰耋
與服注同何注宣十二年公羊傳七十稱老徐彥疏云
七十稱老曲禮文也按今曲禮云七十曰耋與此異也
徐彥見曲禮作七十曰耋禮記射義疏亦云六十之耆
七十之耋與公羊疏同耋卽耋之省今本曲禮作七十
曰老疑老卽耋之誤奪去下至耳曲禮七十曰耋正爲
毛傳所本是七十謂之耋非八十謂之耋也又版傳云

八十曰老卽曲禮八十九十曰耄也是八十謂之耄則七十謂之耄也此皆足訂毛傳七誤爲入之證說文年八十曰耄年九十曰耄許以耄耄年近統稱其言耄與版傳不同則其言耄亦與此傳不同而劉熙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八十曰耄之說後人遂以收易此傳七十爲八十與禮記曲禮馬鄭服杜注不合且與版傳耄耄同稱八十尤不可通正義謂耄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不能釐正傳文之誤而作此游移之說

阪有桑隰有楊旣見君子竝坐鼓簧傳簧笙也今者不

樂逝者其亾傳亾喪棄也疏詩之簧卽儀禮之笙也故

○傳云亾喪棄也者喪亾互訓言無禮樂則國政將喪棄矣是時秦始大而不忌喪棄故國胙長久易繫辭傳云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亾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亾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亾其亾繫于苞桑

駟驥三章章四句

駟驥美襄公也始命句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疏襄公

秦仲之孫也秦本紀云周避犬戎難東徙維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箋云始命命為諸侯也秦始附庸也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傳驥驪阜大也公之嬀子從公于

狩傳能以道嬀於上下者冬獵曰狩疏驥當作四馬

為馬名則上一字作四不作駟四驥孔阜猶云四牡孔阜耳凡碩人小戎四牡采薇杜六月車攻吉日節南

山北山車轡柔柔嵩高烝民韓奕皆曰四牡此詩曰四驥載驪六月曰四驥四牡裳裳者華曰四駟采芑曰四

驥車攻曰四黃大明曰四驥皆謂四馬也說文引詩作四驥漢書地理志作四載載乃載之誤而其字皆作四

可證驥訓驥駟傳云純黑曰驥周禮度人以阜馬鄭注云阜盛壯也大亦盛壯之意箋云四馬六轡六轡在手

言馬之良也○傳云能以道嬀於上下者以釋經之嬀子思齊傳嬀嬀也卷阿七章云謁謁王多吉士維君子

使嬭于天子此言嬭於上者也入章云謁謁王多占人
維君子命嬭于庶人此言嬭於下者也傳正本卷阿詩
義上下謂君民昭七年左傳子產曰不嬭不信不信民
弗從也嬭民卽嬭下箋中傳以上下爲君臣正義謂不
是己身能上嬭下嬭言能和合他人使之相愛皆
失傳信王肅云卿大夫稱子冬獵曰狩叔于田同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傳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

秋獻鹿豕羣獸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傳拔矢末也疏時

爾雅釋詁文十月之交文王韓奕訪落傳竝訓時爲是
時是同聲古文以時爲是字也辰訓時時牡謂冬獵之
獸也上章傳云冬獵曰狩而此則又引周禮獸人文以
廣證時牡之義實因冬獵連類稱之耳傳中多有此例
且傳釋經之辰牡不釋經之奉故箋云奉是時牡者謂
虞人也騶虞傳虞人翼五紀以待公之發卽此義也碩
大孔碩猶孔阜也○箋云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此
卽鄭司農周禮保氏注所云五馭逐禽左也賈疏云逐
禽左者謂御駟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
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膊爲上

殺是也箋云拔括也釋名云矢末曰括括會也與弦會也玉篇木部枚矢末也豈希馮所據詩傳作枚歟獲言中禽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傳閑習也輶車鸞鑣載獫狁驕傳

輶輕也獫狁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狁驕疏有杜

傳遊觀也書無逸篇云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渾言之遊

亦田也古者田在園囿中北園當即所田之地首章言

狩此章言北園與車攻篇上言狩言苗而下言于敖文

義正相同也北園朱聞秦有具圃見左傳四馬即四職

也還序云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是閑習

同義禮記仲尼燕居篇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書

大傳戰鬪不可不習故于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

也貫之者習之也案閑古字皆當作閑箋以序田狩圖

周分屬二事遂謂公遊北園為田獲以前并讀閑為邦

國六閑四馬為四種之馬恐非詩傳之指○輶輕釋言

文文選張衡西京賦屬車之蓬解詩之輶車此輶車為倍乘也

副也案張以屬車之蓬解詩之輶車此輶車為倍乘也

束也檠歷錄也梁駟駟上句衡也一駟五束束有歷錄

游環脅驅陰鞞傳游環新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

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軌也鞞所以引也

鍔白金也續續鞞也文茵暢轂駕我騏驎傳文茵虎皮

也暢轂長轂也騏驎文也左足白曰馬言念君子溫其

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傳而戎板屋疏無正傳戎兵

也凡兵車建五兵故謂之兵車亦謂之戎車采芑泮水篇皆曰戎車是也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

小戎伐淺淺爾雅釋言文傳詁收爲軫者軫後軫也考工

記言車軫四尺以明軫崇之度於輿人記軫開以明軫廣之度

厚之度於輪人記庇軫於輈人記軫開以明軫廣之度

記皆不及後軾車廣六尺六寸輿濫四尺四寸其四面

束與之木謂之軾詩則謂之收收聚也謂聚材而收

束之也凡檠車之體不方箱故軾方非正方也軾圍尺

有一寸其徑二寸七分半其度準於牙圓牙與軫任同
故度同也升車皆從車後故軫圍雖四面材兩旁爲轆
前爲軌其三面無揜輿之版所可見者唯此後軫而已鄭
見輿後一面無揜輿之版所可見者唯此後軫而已鄭
注云軾輿後橫木說文亦云軾車後橫木也皆指可見
之軾而言後軾無揜版爲人上車之處故毛傳謂之淺
軾者卽此也昭二十四年左傳張骼輔櫜擊之折軾後軾故
可擊可折又襄二十四年左傳張骼輔櫜擊之折軾後軾故
轉卽軾也後軾故可踞可鼓琴此亦兵車淺軾之義證
與○經言五傳云五束束約也五束五約也五束之文
是曰梁軾謂曲轅五束束約也五束五約也五束之文
訓同梁軾謂曲轅五束束約也五束五約也五束之文
軾之義句與軾同又嫌五束爲束束故申釋五束之義
云一軾五束束有歷錄謂一軾共五束束文有歷歷錄
錄然也軾在輿下者謂之任正任正如隧溪在輿下四
尺四寸合之軾前十尺軾長丈四尺四寸鄭司農云四
馬之轅率尺所一縛然則五束爲五尺當在近衡之前
五尺不在近軌之後五尺矣○游猶流也設環流於前
馬背上近謂之游環傳靳環各本作勒環今依釋文訂
正定九年左傳吾從子如騂之有靳說文靳當膺也騂

馬之首當服馬之胸當胸之革爲靳靳上有環謂之靳
環游環就服馬得其義而靳環兼驂馬得其義也云游
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者箋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
之外轡以禁其出禁即禦也蓋環游於服馬之背上而
驂馬之外轡具所以止入也者箋云脅驅者著服馬之外
脅以止驂之入是驂馬首與服馬脅通相埒服馬之脅
爲駕具吃緊之處驂馬之內轡倚著於服馬之外脅則
服馬駕具亦得慎重而驂馬亦不得退入於後故曰所
以止驂之入也○陰揜軌陰揜雙聲軌軾前也軾前之
版揜於軌上是謂之揜軌程瑤田通藝錄說前軾下軾
侯起處牙錯相嵌而函之範圍此軾故謂此處爲軾下軾
云揜軌在軾前平軌上是也傳以引釋軾說文玉篇竝
云軾引軸索軸在輿下者謂之橫任軾引軸則當繫於
橫任在陰版之後橫任兩頭有軾故左傳稱兩軾正義
謂軾繫於陰版之上非也爾雅白金爲之銀其美者謂
之鐐小箋以爲古毛詩本皆作沃沃卽鐐字之假借也
續猶系也續軾者系於軾之環白金爲環之飾也箋云
鑒續白金飾續軾之環釋名續續白金爲環之飾也
之軾環所以系軾是曰續設於軸上不設於軾前也○

傳釋文爲虎皮各本文下衍箇字當刪文者覆軾之皮
卽韓奕所謂淺幘也茵薦軾中或用席爲之字從艸或
用革爲之故字又從革卽韓奕所謂鞞鞞也急就篇鞞
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
音義云伏軾也漢書霍光傳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
鞞馮卽伏也文茵細鞞皆二事釋名釋詩文茵用虎文
爲鞞解者皆從劉說恐未是史記禮書寢兕持虎索隱
云寢兕以兕牛皮爲席持虎以猛獸皮文飾倚較及伏
軾故云持虎徐廣音義引續漢書輿服志文虎伏軾案
此文卽伏之證也玉篇暢亦作暢廣雅暢長也考工記
輪人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輻凡轂長三尺二寸五分
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轂長三尺二寸五分
其長一爲賢當得六寸四分卽一在內也內在輿下者
也三爲軾當得尺九寸二分卽二在外也外在輿外者
也於內外間畱其一當得六寸四分所以置輻也轂之
在於輿外者較長於輿下者長轂指在輿外可見者言
也其用革鞞於長轂是曰軾采芑傳軾長轂之軾也昭
五年左傳長轂九百又文十四年穀梁傳長轂五百榮
杜范注長轂爲戎車○傳騏文正義本傳同出其東門箋
延之赭白馬賦注引傳騏綦文尸鳩傳同

作綦文正本傳訓說文駟馬青驪文如綦綦也段注依
七發注玄應書所引說文作青驪文如綦謂白馬而有
青黑紋路相交如綦者是已尸鳩正義云馬之青黑者
謂之駟又駟正義云駟黑色之名顧命四人駟弁注青
黑曰駟引詩云我馬維駟是駟為青黑色不知鄭注言
青黑為弁文不謂青黑弁猶說文言青驪為馬文不謂
青驪馬仲達誤會駟馬為青黑馬豈駟弁亦青黑弁乎
孔說非是此及皇皇者華采芑駟駟凡四見爾雅釋畜
馬後左足白駟傳所本也易說卦傳震為馬足虞翻注
馬白後左足為駟說文駟馬後左足白也讀苦注並同
爾雅唯毛傳不言後者省文耳○言念二章云我念故
箋云言我也君子謂蔡小戎者也野有夬麇傳云如玉
德如玉也板古作版下章傳在色為在敵邑則知板屋
為而戎板屋矣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而山多林木民以
板為室屋故秦詩曰在板屋又酈注水經渭水篇秦
武公十年伐邽漢武帝改為天水郡其鄉居悉以板蓋
屋詩所謂面戎板屋也箋云心曲心之委曲也
憂則心亂也此上四句者婦人所用閔其君子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駟駟是中駟驪是駟傳黃馬黑喙

曰駟龍盾之合蓋以艘納傳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

載之軛驂內轡也言念君子溫其在邑傳在敵邑也方

何為期胡然我念之疏赤身黑鬣曰駟疑傳文有此六

詳駟義已見上章駟義雖著於駟篇而此駟實為入經

始見之馬駟首見四牡駟首見皇皇者華而駟與駟又

見於駟傳之例皆兩釋之則知小戎駟之駟亦或兩

釋之矣解見駟篇爾雅白馬黑唇駟黑喙駟白馬當作

黃馬釋文駟孫本作犂云與牛同犂也孫炎所據爾雅

作黃馬黑唇犂與無羊良耜傳黃牛黑唇曰犂合此謂

馬牛同矣黃馬而黑唇者謂之犂黃馬而黑喙者謂之

駟為此傳所本駟即冢上犂言郭注云今以淺黃色為

駟馬疑郭景純所見爾雅本不誤上章傳云駟驪也駟

易識之馬例不傳箋云中中服也驂兩駢也○傳云龍

盾畫龍其盾也者其當作於正義不誤畫刻畫也畫龍

於盾刻畫龍文於盾也齊語輕罪贖以駟盾一載贖當

讀畫續之續與詩龍盾同盾狀如蓋故曰合云合而載

之者謂覆合而載於車也大東傳載載乎車也與此傳

載字同義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爲車蔽○傳釋納爲內轡轡者所以貫轡內轡之環也箋云塗以轡轡之轡以白金爲飾也轡繫於軾前說文云轡環之有舌者或作鍤納驂馬內轡繫軾前者詩曰洪以轡轡案鄭許皆足以申明傳義爾雅釋器環謂之捐捐即轡之假借字又釋器載轡謂之轡說文轡車衡載轡者或作鍤然則四馬入轡兩驂馬各有內外轡皆先貫於服馬之游環其兩驂外轡從游環復入車軾大環是謂之轡轡之言驂內轡從游環復貫軾前之大環是謂之轡轡之言納也謂納於轡也內轡納於轡故在手中者止有六轡耳洪氏以白金飾轡也荀子正論篇三公持納持納謂軾前也楊注云納與軾同○經言在邑傳云在敵邑敵謂面戎也鶴巢傳訓方爲有此方亦爲有也何爲胡然皆疑問之詞言有歸期而不歸使我念之不已也小雅杜篇期逝不至而多爲恆傳云遠行不
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意與此同

伐駟孔羣公矛鏐鏐蒙伐有苑傳伐駟四介馬也孔甚

也公矛三隅矛也鏐鏐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

虎韞鏤膺交韞二弓竹閉緹滕傳虎虎皮也韞弓室也

膺馬帶也交韞交二弓於韞中也閉緹緹繩滕約也言

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傳厭厭安靜也

秩秩有知也疏傳以四馬釋駟介釋倭箋云倭淺也謂

釋文引韓詩駟馬不箸甲曰倭駟案駟馬之駟當作四

不字衍韓亦以四馬解駟著甲解倭韓詩六月傳云馬

被甲則戎車之馬皆著甲矣清人駟介旁旁傳云介甲

也箋云駟四馬也後駟猶言駟介孔訓甚甚羣者旁旁

之意也○說文口部各高氣也巨鳩切段注云詩各矛

是此各字案說文金部引詩正作各傳文各下奪矛字

正義云各矛三隅矛刃有三角今據正義補正鄭注顧

命云戮瞿蓋今之三鋒矛各與戮瞿一聲之轉鏹鏹以

疊韻為訓禮記曲禮進戈者前其鏹後其刃進矛戟者

前其鏹鄭注云銳底曰鏹平底曰鏹此析言之也說文

鏹矛戟秘下銅鏹也詩曰各矛沃鏹段注據玄應書說

文作鏹案御覽兵部八十四引詩亦作鏹玉篇鏹鏹也

字皆作鏃淮南子原道篇云猶鏃之與刃刃犯難而鏃
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高誘注鏃讀曰頓是鏃
狀固平底矣白金爲舌矛下飾詩謂之茨鏃漢人則謂
之銅鐃○傳云蒙討羽者蒙覆也討治也謂治羽而覆
於中干之上是日蒙伐鄭司農周禮舞師注翟舞蒙羽
舞又樂師注翟舞者以羽冒覆頭上案仲師所云蒙羽
卽本此傳蒙討羽之義箋云蒙麗也討襍也畫襍羽之
文於伐故曰麗伐鄭說不同玉篇引三家詩作駮毛詩
用假借作伐傳云伐中干玉篇誤爲箋語非也說文戟
盾也干與戟同中戟卽中盾也大盾曰櫓苑訓文兒者
謂羽飾也禮稱朱干舞大武或舞干以染朱羽爲飾與
○虎韞以虎皮爲弓韞故傳云虎虎皮韞弓室也弓室
猶弓衣也○韞何也傳以馬帶釋韞馬帶非馬大帶馬大
帶在腹下馬帶在匈前也馬帶以革爲之著於匈前故
曰韞革有金飾故曰鏃鏃箋云鏃有刻金飾也鏃韞
與鈎韞不同鈎韞詳采芑篇○傳文交韞下當有二弓二字
制異也鈎韞詳采芑篇○傳文交韞下當有二弓二字
正義云交二弓於韞中謂顛倒安置之是也二弓閣宮
謂之重弓韞卽虎韞之韞竹閉以竹爲閉也閉亦作秘
既夕記有秘注秘弓樂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以竹

爲之詩云竹秘繩騰古文秘作柴閉亦爲繩考工記譬
 如終繼引如終繼注繼弓秘有秘者爲發弦時倘損
 傷詩云竹秘繩騰說文云紫楊也榜所以輔弓弩也繼
 繫也紫繫紫曰繼因之評紫曰繼毛意蓋讀詩之閉爲
 既夕記有秘之秘而卽以考工記終繼之繼釋之實一
 物也詩既言交弓於轡中又用竹繫約之以繩所以虞
 其繩反也角弓傳不善繼紫巧用竹繫約之以繩所以
 矣傳文緼繩騰約疑有互譌未策束組三百緼此緼有
 約義少儀甲不組騰周書有金騰此騰有繩義閎宮緣
 滕傳亦訓滕爲繩緼騰謂約之必以繩也緣滕者其繩
 色緣也然賈公彥疏已作緼繩騰約矣○湛露傳厭厭
 安也此云安靜各隨文訓也厭古厭字厭厭三家詩作
 惛惛惛卽厭之異體秩秩有知巧言同爾雅秩秩智也
 古知智通用列女傳賢明篇君子謂於陵婁謂有德行
 詩云惛惛良人秩秩德音此之謂也案此三家釋詩良
 人指婦人與綢繆毛傳良人美室同義未審毛於此詩
 良人然不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傳興也蒹蒹葭蘆也蒼蒼盛也白

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所謂伊人

在水一方傳伊維也一方難至矣溯洄從之道阻且長

傳逆流而上曰溯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溯游從之宛

在水中央傳順流而涉曰溯游順禮求濟道來迎之疏

蒹蒹爾雅釋草文郭注云似蒲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爲

蒹說文云蒹葭之未秀者蒹蒹也碩人正義引義疏亦

云蒹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葭其初生三月中其

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楊州人謂之馬尾葭

蘆騶虞碩人同夏小正七月秀葭葭蒹葭即葭葭之未

秀者七月始秀而成爲茶也廣雅蒼蒼茂也盛茂義同

蒹葭蒼蒼在七月之前而白露爲霜乃在九月已後故

傳又申之云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也案此詩多

用興體也先言簫葭之盛喻國家之興此一興也又言
霜至物成喻禮得國興此一興也下皆以水爲喻遡洄
猶逆禮遡游猶順禮此又一興也首章爲霜喻已得禮
下章未晞未已就未爲霜言喻未得禮餘義三章盡同
○伊維一聲之轉伊其即維其伊何即維何伊人即維
人此篇及伐木白駒曰伊人烈文及離曰維人維是也
猶言是人此箋申傳也廣雅釋詁隍屬方也邊隍旁隍
之賢人此箋申傳也疏證云方猶旁也秦風傳渭水隍
方也又釋印隍也經所云水一方也故蘇武詩云各在天
也漢隍也即經所云水一方也故蘇武詩云各在天一
方古詩云各在天一涯涯與隍相通與謂常武傳潰隍也
汝墳傳墳大防也方與防義亦相通隍防與隍岸一也
箋云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箋正申成傳義一方
爲曲隈蔽隱之處故云難至傳合在滄在洙成傳義一
其人甚遠之意東門之壇傳云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
○爾雅釋水逆流而上曰滄洄傳所本也釋文云滄詩遠
作遡說文水部滄逆流而上曰滄洄滄向也水欲下遠
之而上也字或作遡洄滄洄也公劉柔柔傳遡鄉也遡
滄同字鄉向同字云逆禮則莫能以至也柔柔傳遡鄉也
阻且長句雄雉谷風傳竝云阻難也爾雅順流而下曰

湍游下字疑亦當作上字逆流為河順流為游逆流而上為湍河順流而上為湍游是以逆順分河游渡水皆是鄉上也說文汙汙行水上也游與汙同傳就濟渡言故云順流而涉其實逆流而上亦是涉也不作下字云順禮求濟道來迎之者此兼釋宛在水中央句中央亦中也中坻中汙就首章而申言之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傳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所謂伊

人在水之湄傳湄水隈也遡洄從之道阻且躋傳躋升

也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傳坻小渚也疏淒淒讀為蒹

章蒼蒼同訓為盛若本作萋萋訓盛已見於葛覃傳不當云猶蒼蒼矣宋本作淒淒不誤也釋文淒淒本亦作

萋萋今釋文亦倒誤湛露匪陽不晞傳亦云晞乾也箋云未晞未為霜言未凝戾為霜也○葛覃傳潛水隈也

潛與潛皆有坐過之義故傳訓相同躋升釋詁文釋文躋本又作躋正義本當作躋字與蠓蟪同而與候人斯

干長發異故不云釋詁文也爾雅小州曰渚小渚曰汙小汙曰坻傳於汙用爾雅而於坻乃易之云小渚者汙

坻皆是絕小之稱不復區別也說文坻小渚也从土因聲詩曰宛在水中坻許同傳訓甫田箋云坻水中之高地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傳采采猶淒淒也未已猶未止也

所謂伊人在水之涘傳涘厓也遡洄從之道阻且右傳

右出其右也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傳小渚曰沚疏茅

傳采采非一詞也浮游傳采采眾多也是采采亦為盛故云猶淒淒也蒼蒼淒淒采采一語之轉已為止未已

為未止緣衣傳同已止之已與已然之已不同已然之已詩或言既或言已已止之已詩或言止或言已此其

義別○涘厓詳見葛藟篇爾雅釋厓水出其前渚厓水出其後沮厓水出其右正厓水出其左營厓釋名水出

其右曰沚厓沚止也西方義氣有所制止也據劉熙所見爾雅正乃止之誤傳云出其右者謂水出道右也正

本爾雅出其右之義上章傳云躋升也升猶前也即本爾雅出其前之義小渚曰沚釋水文文選潘岳河陽縣

作注引韓詩宛在水中訖薛君章句大渚曰訖案大字誤說文亦云小渚曰訖爾雅釋文本或作渚郭注穆天子傳云渚小渚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

故作是詩以戒勸之疏

周地岐以西之地鄭語云平王之末秦取周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傳興也終南周之南山中南也條

栢梅栢也宜以戒不宜也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傳錦衣

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疏

漢書地理志右

扶風武功大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坐山古文以為敦物皆在縣東案禹貢終南惇物皆在雍州渭南惇物漢扶風武功縣之南山而終南為漢京兆長安縣之南山今陝西而安府南五十里終南山即此鄠在長安西鎬在

長安東則終南爲周鄭鎬之南山矣古文尚書終南惇
物皆在武功界內而以大一當終南未是也史記秦本
紀言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其子文公
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漢書創奴傳
亦云秦襄公伐戎至郊始列爲諸侯據此知襄公賜封
僅有岐而尚無岐東至豐鎬之南山必非秦履傳云終
南周之名山中南也者昭四年左傳司馬侯曰中南九
州之險終南卽中南中與終通終南爲周之名山毛傳
既有明文序云能取周地者亦謂取周岐西地耳非以
周山爲周地也地理志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却鄠
之地列爲諸侯此班孟堅括史記襄公至德公以後而
言下文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
國亦統穆孝以後而言自鄭康成誤讀班志詩譜云襄
公遂橫有周而都畿內入百里之地高誘注呂覽疑似
篇亦云受周故地鄠其誤與詩譜同而說者因以西
起秦隴東徹藍田橫互八百里皆屬之終南則謬之謬
者也然則詩何以詠終南也終南爲周西都地其時故
宗廟宮室盡爲不黍而襄公來朝受命東都終南道所
由徑故秦大夫偶以終南起與秦無終南而終南名篇
魏無汾而汾沮洳名篇正是一例○爾雅釋木栢山榎

孫炎注引詩有條有梅云條栢也孫用毛義謂條卽栢
之假借字也正義引義疏云栢今山楸也郭璞注同梅
栢釋木文基門同眾經音義引樊先注云荊州曰梅楊
州曰栢益州曰赤梗葉似豫樟無子也義疏云梅樹皮
葉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
不可食栢葉大可三四葉一葉木理細緻於豫樟子赤
者材堅于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栢終
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栢也傳云宜以戒不宐也
者此合下章而總釋大義終南之有條梅又有基堂皆
山之所宐有也以興襄公始爲諸侯宐乎長受此顯服
小箋云宐謂言山所宐以戒不宐此說起與戒勸之意
○傳以采色詰錦衣疑色乃衣之誤正義云錦者襍采
爲文故云采衣是孔據傳作采衣也逸周書大匡篇及
期日質明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也案麻衣朝服也天
子皮弁日視朝此因荒變故服諸侯朝服視朝以示貶
諸侯朝服無采衣唯天子皮弁服有采衣采衣卽錦衣
矣傳云狐裘朝采衣唯天子皮弁服有采衣采衣卽錦衣
白裘錦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鄭注云君衣狐
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
曰裼必覆之者裘裏也詩云衣錦綢衣裳錦綢裳然則

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
衣象裘色也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案鄭言裼衣象
裘色裼衣當作上衣字之誤天子皮弁服上以白布
爲之是象狐白裘色也若諸侯之皮弁服論語所謂素
衣麕裘也聘禮注云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是也
聘禮賓皮弁聘至于朝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及廟門
公揖入公裼降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是侯國朝聘于
朝于廟皆皮弁服有裼衣若王朝于朝則皮弁服而于
廟則冕服天子諸侯君臣同服觀禮至于郊王使人皮
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注云皮弁
者天子之朝朝服也此侯氏初來皮弁服也侯氏禕冕
釋幣于廟注云禕冕者衣禕衣而冠冕也此侯氏入廟
冕服也秦襄公入覲以錦衣爲狐裘之裼此正同天子
皮弁服之制明在朝廷不在廟中也皮弁服爲諸侯視
朔與天子日視朝之正服故諸侯在己國行廟受之禮
皮弁服裼衣者素衣也其裘則麕青也諸侯在天子朝
廷皮弁服裼衣者錦衣也其裘則狐白也裼衣卽中衣
也是錦衣狐裘唯諸侯在天子朝廷君臣同服之衣書
大傳云命於其君得命衣文駢錦未有命者不得衣是
錦衣爲貴顯之服矣夏小正九月王始裘亦與秋覲禮

合○渥丹丹字疑誤當同簡兮作渥赭釋文引韓詩作
石云石赭也赭石聲通若作丹則聲不通矣今韓詩外
傳引詩顏如渥赭或後人依毛詩改之也簡兮傳云渥
厚也箋云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其
君也哉儀貌尊嚴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君子

至止黻衣繡裳傳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佩玉

將將壽考不忘疏紀讀與基同古己其聲通也傳釋堂

本作平如堂非也此自兩厓壁立言之平如堂則自道

言之矣案段說是也爾雅釋厓岸畢堂牆此傳所本畢

者道名謂終南山之道有厓岸如堂牆者也傳釋紀為

基基為山厓之下堂為山厓之邊箋云基也堂也亦高

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此

鄭申傳說今本箋基也誤作畢也二字孔仲達所據已

不能誕正矣詩述聞云考白帖終南山類引詩作有杞

有棠所引蓋韓詩柳宗元終南山祠堂碑曰其物產之

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紀堂條梅秦風詠
焉宗元以紀堂爲終南之物產則是讀紀爲杞讀堂爲
棠葢亦本韓詩也○黑與青謂之黻考工記畫績之事
文宣十六年左傳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
且爲大傅此公之孤四命有黻也禮器云諸侯黼大夫
黻天子大夫與列國大夫同黻如赤黻慈珩之例天子
卿六命出封爲侯伯七命天子大夫四命出封爲子男
五命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日子則是
襄公始封諸侯當始就子男之命應用黼不應用黻而
詩詠黻衣仍從天子大夫四命之節者何也此與唐無
衣篇晉武公始封侯伯二章仍就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
其例正同又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
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案冕弁服也弁爵弁卽玄冕也
天子所賜冕弁必歸奠而後服在天子朝廷不得服所
賜之服此亦詩詠黻之義歟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五
色卽五采也古者菑刺與畫績皆有五色山龍青華蟲
黃作繪黑宗彝白皐火赤畫績之五色也黼黻亦
備五色菑刺之五色也子男自毳冕以下不得備畫績
五色子男未出封四命又不得備菑刺五色傳云五色
備者所以釋經繡字之訓蓋唯冕服之裳有繡文也故

終南之繡裳與九戩之繡裳畫
刺自有等差將將猶瑯瑯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疏

文六年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
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謂
穆公收良以死詩序與左傳合漢書匡衡傳
云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匡學齊詩說異

交交黃鳥止于棘傳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

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誰從穆公子車奄息傳子

車氏奄息名維此奄息百夫之特傳乃特百夫之德臨

其穴惴惴其慄傳惴惴懼也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傳殲

盡良善也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疏黃鳥小鳥故交交爲
小兒小宛交交桑扈

傳亦云交交小兒也傳以黃鳥得所止喻人得所所以見三良不得壽命終小鳥之不如所以明經與義總釋全章也詩本賦三良耳而因黃鳥生興故左傳爲之賦毛傳爲之興此因興以賦猶葛藟因興以比興該賦比矣○從從从也子車左傳云子車氏傳所本也子車爲氏奄息其名庸柏舟傳特匹也云乃特百夫之德者言奄息之德乃足以匹百夫耳穴讀从則同穴之穴惓惓懼爾雅釋訓文慄慄當作栗孟子公孫丑注引詩作惓惓其栗淮南說山注倕讀詩惓惓其栗之惓也皆作栗可證爾雅慄慄也慄誤俗字鐵盡釋詁文春秋莊十七年齊人熾于逐穀梁傳熾者盡也公羊傳熾者何熾積也何注云熾者从文熾之爲从積从非一之辭故曰熾積衆多也案熾與熾通積从非一盡之意也良訓善良人善人也左傳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从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此傳訓良爲善之義也人百其身言百人身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

之防傳防比也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熾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疏

仲左傳釋文作中仲字也行名也子車仲行若鄭之祭仲足祭

氏仲字足名矣傳以奄息為名則仲行鍼虎皆名仲行為子車氏之弟二子單名行故詩人以此分章不當兩稱名而一稱字箋謂仲行字恐非是傳讀防為比方之方徐邈云毛音方是也箋防猶當也防如字義亦通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

之禦傳禦當也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熾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疏

禦當者禦亂當亂禦敵當敵是禦有當義百夫之當言可當百

耳夫

晨風三章章六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疏

與權與刺意同

歎彼晨風鬱彼北林傳與也歎疾飛貌晨風鵲也鬱積

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之

飛入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傳思望之心中欽欽然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傳今則忘之矣

疏歎疾飛兒者疾與歎疊韻也韓

詩外傳入作鵲晨風鵲爾雅釋鳥文說文鵲鵲風而於

飲下引詩作晨風晨古文假借字正義引義疏云鵲似

鵲青黃色燕頤句喙嚙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鵲

鵲也鬱正月小弁苑柳柔皆作苑訓茂鬱苑一語之

轉傳訓鬱為積者與械模訓類為積以蘇之積喻賢人

之眾多者同意北林林名其地未詳晨風飛入北林猶

賢人之歸先君傳合二句為興也下二章以山隰所有

與國家有賢人○君子謂賢人也傳云思望之釋未見

君子句云心中欽欽然釋憂心欽欽句爾雅欽欽憂也

如猶奈也我我君子也云今則忘之矣者今與先君相

應先君謂穆公今謂康公也文十三年左傳繞朝贈晉

詩十一

士會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此即康公
忘棄舊臣之事矣後箋云傳文兩之字相承明指賢者
而言思謂穆公思之忘謂康公忘之箋以憂心為思賢
與傳同至忘我實多則謂假穆公之意責康公之忘已
此泥於序文忘字之故其實序言忘穆公之業乃作詩
大旨非即指詩中忘字也箋釋經忘字本與傳異正義
強以鄭說述毛為失毛旨韓詩外傳云魏文侯封大子
擊於中山三年莫往來趙倉唐為大子使於文侯文侯
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
唐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鵲彼晨風
云云至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據
此必此詩為君忘其臣故倉唐引以為諷若如箋說以
為子之忘父而乃誦之以諷文侯之
忘其子雖曰斷章亦言之不順矣

山有苞櫟隰有六駘傳櫟木也駘如馬倨牙會虎豹未

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疏

正義云釋木

炎云櫟實櫟也有栒橦自裏也陸機疏云秦人謂栒櫟
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椒櫟之屬也其子房生為栒

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機以爲此
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說文櫟機木也
櫟實段注云陸謂秦詩當是柞櫟觀許櫟二篆連屬
與陸云木蓼子房生爲林者合許意謂木蓼也艸部云
草斗櫟實也一曰櫟斗木部柞下云柔也其草一曰櫟
草下櫟實字是名柞櫟非子林生之櫟也奐案說文
下櫟實亦是俗稱櫟實爲柞不爲櫟此詩之櫟與鴉羽
東門之粉羽不同爾雅注引詩作枹櫟○駁如馬倨
會虎豹爾雅釋畜文郭注引西山經云駁如白馬黑尾
倨牙音如鼓會虎豹蓋兼海外北經而爲說也管子小
問篇桓公葵馬虎望見之而伏管仲對桓公曰此駁象
也駁會虎豹故虎疑焉說苑辯物篇言晉平公出畋之
事同駁一名玃白見王會篇正義引陸機義疏以駁爲
梓榆與下章山有苞櫟隰有樹檉皆木相配不立云獸
而與傳不合駁言六者王肅說據所見而言胡承珙後
箋云六字當爲犖之聲俗六駁卽犖駁據吳都賦犖六
駁劉注卽引此詩衆經音義九魏黃初三年六駁再
見於野亦引此詩爲證據胡說則傳駁上當奪六字

山有苞櫟隰有樹檉傳櫟唐櫟也檉赤羅也未見君子

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疏正義云釋木有唐棣

未詳聞也案正義非也爾雅舊本當作唐棣棣常棣移

為傳所本棣謂之唐棣則唐棣謂之棣召南唐棣之華

傳唐棣棣是也唐棣謂之棣則常棣謂之棣移小雅常棣

之華傳常棣移是也今本爾雅及召南小雅二傳皆互

誤可據此傳文以訂正○釋文云棣或作遂說文棣羅

也引詩隰有樹稼是許所據詩爾雅皆作稼爾雅作棣

蘿蘿加什頭俗字詩正義引作棣赤羅者疑依毛傳增

赤字耳郭注云今楊棣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御覽果

部九引義疏云棣一名赤蘿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

梨樹及實如梨但實甘小異一名鹿梨一名鼠梨

無衣三章章五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

同欲易疏此亦刺康公詩也正義云康公以文七年立

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

人秦人滅庸是其好攻戰也定四年左傳申包胥如秦

乞師秦哀公
爲之賦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傳興也袍襦也上與百姓同欲則

百姓樂致其死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傳戈長

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仇匹也疏袍襦爾雅釋言文字亦作前禮記玉藻續爲

之新綿也繼謂今續及舊絮也案箸與褚同傳不以袍

爲組而以袍爲襦義本爾雅襦則可該繼也同襦卽同

續宣十二年左傳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

挾續杜注云續綿也言說以忘寒與詩義正合傳云上

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者所以明卽事起興以

總釋全章也六子字指百姓六同字謂同欲詩中但言
爲今用兵者刺○考工記及廬人戈秘六尺有六寸鄭
注云秘猶柄也傳云戈長者謂戈柄之長也考工記
矛常有四尺注此兵車也八尺曰每倍尋曰常鄭司農

云酋發聲直謂予虜人酋予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酋夷長短名酋之言通也酋近夷長矣案考工記言兵車六等戈軫人父戟酋矛也虜人六建既備注六建五兵與人也五兵者戈父戟酋矛也夷矛不常用故凡矛皆酋矛說文矛酋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然則叔重亦但指酋矛矣傳云矛長二丈謂酋矛也清人閱宮之二矛二酋矛也不數夷矛○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季氏篇文傳引之者亦以總釋全章指也征伐出自天子則下國之兵禍自息秦本周地故詩人追念古明王用師之道以愷今之不然此猶匪風之思周道也仇與嚮通匹者匹讀秦晉匹也之匹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王子與師脩我矛戟

與子偕作傳作起也疏傳以潤澤釋澤雙字釋單字之例潤澤古語與子同澤謂與百

姓同此潤澤之衣也此章泛言衣箋澤褻衣近汙垢釋文云說文作禕是鄭或本三家詩讀澤為禕故云褻衣與上下章袍褻同為衣名傳箋義別或謂毛鄭同義非也王義以甘雨潤物申毛亦非○考工記兵車有鞞虜

人云車戟常謂戟長丈有六尺也
作訓起者起讀以起軍旅之起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行往也

疏

行往同義偕往者言奉王命而偕往征之也漢書趙充國傳贊引詩作與子皆行

渭陽二章章四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

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大子贈送

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

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

疏

列女傳賢明篇穆姬外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

爲晉文公大子懿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遂作此詩此三家詩與毛詩同晉文公卽位在魯僖公二十四年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傳母之昆弟曰舅何以贈之路車

藥黃傳贈送也藥黃四馬也疏爾雅釋親母之舅弟為

今通假作昆舅氏謂晉文公也渭水名水北曰陽渭陽

在渭水北送舅氏至渭陽不渡渭也箋云秦是時都雍

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攷咸陽在今陝

西而安府長安縣雍在今鳳翔府鳳翔縣西北正義謂

雍在渭南晉在秦東行必渡渭者誤也○贈訓送雞鳴

漆洧不傳者義不限於首見也說文贈玩好相送也凡

平人以物相與曰贈其義為送自上與下曰畀曰貺曰

賚其義為賜為予大叔于田藥藥黃傳云藥黃四馬皆

黃此直謂藥為四黃為馬者路車藥馬為諸侯之車馬

也嵩高王遣申伯路車藥馬彼傳云藥馬四馬也案康

公作詩時穆公尚在坊記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此贈

車馬何也逸周書大子晉篇師曠請歸王子賜之藥車

四馬孔注云禮為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此賜則白

玉然後行可知也然則康公亦白穆公而行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傳瓊瑰石而

次玉疏悠悠思也思念母也○竹竿有女同車終南篇

及芄蘭木瓜子衿傳皆云佩玉此玉佩猶佩玉

瓊瑰玉佩猶佩玉瓊琚耳有女同車傳佩有琚琕所以
納閒則瑰亦納閒之玉也納閒有琚琕又有蠙珠說文
玢火齊珠一曰石之美者瑰列珠類傳云石而次玉或瑰
圖者琅玕似珠者許以瑰成十七年左傳聲伯夢涉洹或
爲圓好之石似珠者歟成十七年左傳聲伯夢涉洹或
與已瓊瑰會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杜注云瓊玉瑰珠
也會珠玉含象案杜說誤瓊非玉名瑰亦非珠名大夫
不得含珠大夫含玉亦非白玉聲伯夢會瑰則瑰爲石
之次玉者瓊瑰美石也古玉石通稱也左傳贈我以
瓊瑰郭注穆天子傳引作贈我以璿瑰璿與瓊通

權輿二章章五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傳夏大也今也每會無餘于嗟乎不

承權輿傳承繼也權輿始也疏

夏大爾雅釋詁文皇矣時邁同禮記樂記篇夏

大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
至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

之謂之夏是夏爲大也夏屋大屋也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鄭注云夏屋今之門廡也士冠禮注周制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濟陽張爾岐句讀云夏屋兩下爲之有東面翼天子諸侯則四阿渠渠無傳詁夏爲大則渠渠爲大兒文選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揭蓬蓬而騰湊李注引崔駰七依曰夏屋蓬蓬高也音渠案蓬蓬與渠通廣雅渠渠盛也義蓋本三家詩○傳訓承爲繼文選盧諷贈劉琨詩注引韓詩章句云承受也謂受恩疑是此詩章句說文手部承奉也受也奉與毛詩繼相近受本韓詩也權輿始釋詁文大戴禮誥志篇百草權輿逸周書周月篇日月權輿皆謂始也不承權輿爾雅注引詩作胡不承權輿郭以平胡同聲偶爾憶誤于嗟乎是悲嘆之詞不必更益胡字也漢書楚元王傳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遂謝病去此與詩不承權輿之意合

於我乎每會四簋傳四簋黍稷稻粱今也每會不飽于

嗟乎不承權輿疏公會大夫禮幸夫設黍稷六簋幸夫

坐左旌簋梁此諸侯會大夫正饌設黍稷加饌設稻粱

黍稷盛於簋稻粱盛於簋簋簋異用也徹文則簋簋可

通稱耳每會減於會禮大夫以上會梁四簋有梁可知

玉藻諸侯朔月四簋鄭注云朔月四簋則日會梁稻各

一簋而已然則諸侯會每會梁稻二簋朔月加黍稷其

四簋秦先君以諸侯朔月之禮待賢者每會之會也四

簋有稻粱鄭

注與毛訓同

卷十一終